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阅读

第541期

露台上的访客 绵山奇观记

□ 李元胜

□ 冯骥才

自然的绿意并不只是在深山之中，白云之上。只要稍微把握机会，自然之树的美妙枝叶，也有伸进我们房间来的可能。

凡是名山，必有奇观。何谓奇观，天下罕见之神奇者也。那么，深藏在三晋腹地的绵山呢？绵山以寒食清明节的发源地闻名于世。也许是寒食清明的名气太大，遮掩了它种种的神奇。今年清明时节，去到绵山拜谒大情大义的介子推墓，进山一看，吃了一惊，绵山竟藏龙卧虎有此绝世的奇观！

住在筒子楼里多年，住在防盗网里多年——全家像住在一个鸟笼里，上面的理念，仍然时常在我心里徘徊，让我贼心不死。由于这一贼心，在搬家的时候，我固执地选择了无须防盗网的带着露台的房子。

归来与友人侃一侃绵山的见闻。友人便给我出一道题：“你能给绵山的神奇起个名目吗？”我说：“至少三大奇观。”友人说：“说说看，哪三样奇观。不过，每一样必能称奇于天下，方可谓之奇观。”我听罢笑而道来——

在经历了带露台的房子装修的额外负担之后，在经历了防雨防漏的艰苦而又令人沮丧的过程之后，我感觉就像渐渐爬出了黑暗的隧道，来到一个符合自己的天地里：菠萝格上的藤和树形成了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，整个这一层楼的人家，都爱在露台花精力，因而差不多连成了一个绿色的空中走廊。菠萝格下，我有预谋地栽种的植物也成了气候。

第一样是佛教奇观：全身舍利。早听说古代高僧修成正果，圆寂之后，身体不坏，僧人们便请来彩塑工匠，以泥土包其身，依其容貌塑其形。佛教中，高僧尸体火化后米粒状的凝结物，称作舍利，并视做勤修得来功德的成果与标志。而这种圆寂后身体不坏的高僧更具同样的意义，故称全身舍利。谁会想到，绵山上竟有十四五尊之多！大都完好地保存在云峰山顶上的正果寺中。

大自然不会视而不见的，何况小区就在南山脚下，昆虫们会很快看见这一切的。果然，这空中走廊，很快成了许多蝴蝶的首选旅游线路。玉带凤蝶、青凤蝶、蓝凤蝶、蛱蝶，以及粉蝶等，喜欢沿着这条线路来来去去，时而悠游，时而相互追逐。傍晚，在水景边飞了一天的蜻蜓，喜欢到这一带来随便选根枝条挂着，等着又一个热闹白天的到来。

在古时绵山，修炼一生的高僧，自知大限将至，便由一根铁索攀至山顶，或通过一个临时搭架的木梯爬到悬崖绝壁上天然的洞穴里，停食净身，结跏趺坐，瞑目凝神，安然真寂。据说只有真正修成的高僧才能肉身不腐。如今绵山正果寺中东西殿的全身舍利共十二尊。由于身体风干后抽缩，体量显得比常人略小，其神气却栩栩如生。三晋彩塑艺人的技术真是高超绝伦，居然把每一位“包塑真容”的高僧的个性都传达出来。有的仁慈和善，有的忧患悲悯，有的明彻空灵，有的沉静淡定。他们大多是唐宋金元几代的高僧，至今最少也七八百甚至上千人！岁月太长，泥皮破裂，里边露出僧袍；那位唐代天宝年间的高僧师显的指甲也能清晰地看到呢！历史赤裸裸和千真万确地呈现在眼前。一种坚韧追求的精神得到见证，令人敬佩。当今世上哪里还能见到这样佛教的奇观？

当然，小东西更多。那些浓密的枝叶中，瓢虫在小心地爬来爬去寻找蚜虫，有时，无意中会把躲在叶子背后的草蛉吓一大跳，它们同为蚜虫的天敌，彼此却并不熟悉，结果多半是草蛉轻盈地飞走，换一个地方发呆。如果把我在露台上发现的昆虫种类记录下来，也许会有一个长长的清单。不过，数量最多的是尺蠖的幼虫，名为尺蠖，它们什么植物都吃，我不得不动手清理它们，把它们扔到鱼缸里去。我养了八年之久的锦鲤，对这种无污染绿色食物，很快吃上了瘾，现在对吃了七年多的面条，都有点爱理不理了。

再一样是山水的奇观。先说山。绵山以石为骨骼，土为血肉，树为衣衫。山多巨岩，往往直立百丈，巍然博大，颇为壮观。最奇特的是这些巨岩的半腰或下部，常常向内深凹进去，有如大汉吸乳，深邃如洞。里边既宁静又安全，无风无雨，冬暖夏凉。绵山里这种内凹的岩洞随处可见，最大的要算是云峰寺山的抱腹岩，中间突然凹进去五六十米，高五六十米，宽宽达二百米！我此次到绵山已是春暖花开，岩腹内冬天里冻结的冰竟然依旧坚硬不化。古人早就看上这大自然神奇的恩赐，便在这巨大而幽深的岩腹里建庙筑寺。自三国以降，历代修建的庙寺层层叠叠，高低错落，优美异常。年年逢到庙会，因为拜的香客多达万人。一时香烟缭绕，溢满岩腹。这样的奇观何处之有？

除了尺蠖之外，我对其他来吃植物的昆虫都网开一面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植物还刚长起来，有一只老蝗虫，就很不客气地飞来吃我的月季，我假装没看见。还有几只尺蠖的幼虫，很舒服地啃着我的黄荆兰，考虑到黄荆兰叶子够多的了，我也假装没看见。

绵山的山奇水亦奇。最神奇的水莫过于圣乳泉。关于圣乳泉的传说，与寒食节有关。据说春秋时晋国大臣介子推搀扶母亲避火来到这里，一时口渴难忍，正巧绵山的五龙圣母路经此地，解开衣襟以乳水相救。但是火太大了，把圣母的双乳烧成石乳，五龙圣母就把石乳留在岩洞里，以帮助山中口渴的人。人们感激圣母，称之为圣乳泉或母乳泉。据说这圣乳慈爱有灵，每一百年会再生出一对石乳来。从春秋至今2500年，岩壁上大大小小的石乳已生出25对。大的如枕头，小的似南瓜。而且全都是对对成双，酷似妇女的双乳。如果饮一口这圣乳滴下的泉水，还真的甘甜清冽，沁人心脾！

其实，何止是假装没看见，有的植物就是为昆虫栽种的礼物。我栽了两棵金橘，故意过度施肥催叶，因为它们嫩叶是很多蝴蝶的最爱。今年，我露台的一角，完全成了蝴蝶的培养基地，估计有20只以上的玉带凤蝶、柑橘凤蝶和蓝凤蝶，在这里经历了卵、幼虫、蛹的过程，最后羽化飞走。有一天早晨，在目睹一只新孵蛾上蓝天后，我儿子在旁边痴痴地问我：蝴蝶有没有感情，它们记不记得这里？

传说圣乳是一种理想，现实的石乳却更奇异。所有石乳都长满厚厚的生气盈盈的绿苔，好似毛茸茸翠绿色的乳罩。有时上边还生出一串紫色小花，娇艳可爱。这美丽而神奇的圣乳是绵山独有的奇观吗？更加惊心动魄的绵山奇观是——挂祥铃。这个原本在唐代是一种祈雨谢佛的法事活动，渐渐已演化为绵阳一带的民间习俗。

到了夏天，我的金橘基本上被蝴蝶幼虫啃光了，但是蝴蝶还是照样来，因为我的黄荆开花了。这是我为勾引蝴蝶，专门去巴南区山上挖回来的秘密武器。黄荆，除了其枝条可以用来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外（古人说，黄荆棍下出好人），它可是重要的蜜源植物，而且花期特别长。

现在的楼房里，没它的地盘了。可怜老实的灶马们成了流浪汉。这只灶马在我的竹篓里待了一个星期，可能吃大白菜吃腻了，有点不高兴，不辞而别了。为此，我懊恼了好久。不过，它的来去与黄荆都没什么关系。让我惊喜的另一个访客是透翅天蛾，这是一种白天活动的天蛾，飞行技巧一流，可以在空中悬停，为了停得更稳，吮吸花蜜更舒服，它喜欢把前足搭在花朵边缘。它的翅膀也很有意思，是透明的，像玻璃似的。

它自然成了我偏爱的拍摄对象。由于天天相处，我几乎能准确知道它们的到来时间，下午下班只要路上不耽误，就能赶上看看它们。进入炎热的盛夏后，黄荆吸引来了大量知了，今年重庆的知了特别多，它们趴在荆条上吸个不停，也鸣叫个不停。最多的一天，我一共数到了11只。当时就吓了一跳，心想，我的黄荆不会被它们吸死吧。于是，拿起竹棍把它们全赶走了。等我进屋，喝了几分钟茶又出来时，居然又有五六只停在了黄荆上。唉，也只好由着它们了。

绵山的挂祥铃在抱腹岩的空王寺。人们在寺中拜求空王佛许愿或还愿之后，便请专事挂铃的艺人上山，将一只水罐大小的铜铃挂在岩腹上方陡峭的岩壁上。挂铃之举十分惊险。艺人先要爬到山顶，将一条绳索系在松树上，然后扯住绳索一点一点降落下来，直至岩腹上方，遂以绳荡身，直到贴附岩壁，再把铜铃牢牢挂在洞口上方的岩壁上。整个过程令人心惊胆战。艺人只身悬吊，下临无地，全凭一根绳索，需要非凡的胆量与技能，是不是非此不能表达对佛的虔敬？故而，每每将铜铃挂好，随即燃放红鞭一挂，以庆事成，亦报吉祥。

到了晚上，凤蝶之类的就飞走了。但是灰蝶和弄蝶有时候会在黄荆上留宿，晚上还会有一些蛾类，被黄荆花的香气吸引过来，多的时候，会有几十只在它周围飞个不停。除了金橘和黄荆，旱金莲也是为吸引访客而栽种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有的粉蝶很喜欢它。旱金莲对蜜蜂、食蚜蝇等也很有吸引力。利用旱金莲，我拍到了粉蝶产卵、幼虫、成蛹的全过程。

挂祥铃这个古俗为绵山人所喜爱，千年不绝。如今抱腹岩洞口挂的铜铃密密麻麻一片，山风吹来，铃声叮当，清脆悠远，与下边寺庙中的钟鼓和梵乐合奏成乐，悦耳亦悦心。此情此景此民俗。何处还有？友人听我讲到这里，已然目瞪口呆。他的眼神似在问我还有什么奇观。

写到这里的时候，窗外下雨了，有点绵绵的，像秋雨。真的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我的露台就会逐渐静下来吧。（摘自《昆虫之美：精灵物语》重庆大学出版社）

我说，山里的人们陪我登上龙脊岭时，遥指远处叫我看看。只见起伏的山影宛如蓝色波涛，重重叠叠；其中几个峰巅，似有小屋。他们说，那山顶上近一处叫草庵，远一处叫茅庵，都是古庙，由于山高路远，没人去过。那儿有何奇人奇物奇事奇观，尚不可知。我所见到的绵山奇观，不过是厚厚的一本书前边的几十页而已。（摘自2008年10月22日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槐花

□ 汪曾祺



家乡的味道

□ 俞胜

玉渊潭洋槐花盛开，像下了一场大雪，白得耀眼。来了放蜂的人。蜂箱都放好了，他的“家”也安顿了。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。里面打了两道土堰，上面架起几块木板，是床。床上一卷铺盖。地上排着油瓶、酱油瓶、醋瓶。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。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。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。锅开了，她把面捞在碗里，加了作料，撒上青蒜，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。一人一碗。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。

蜜蜂忙着采蜜，进进出出，飞满一天。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，绕玉渊潭散步回来，经过他的棚子，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，抽一支烟，看他收蜜，刮蜡，跟他聊两句，彼此都熟了。

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，高高瘦瘦的，身体像是不太好，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，慢条斯理的。样子不像个农民，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。听口音，是石家庄一带的。他到过很多省。哪里有鲜花，就到哪里去。菜花开的地方，玫瑰花开的地方，苹果花开的地方，枣花开的地方。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，广西、贵州。到了春暖，再往北返。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，他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。这很出乎我的意料。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，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。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。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，但是也落不下多少：蜂具，路费；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——蜜蜂冬天不采蜜，得喂它糖。

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。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。他五十了，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。而且，她是四川人，说四川话。我问他：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他说：她是新繁县人。那年他到新繁放蜂，认识了。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，就跟来了。

有那么简单？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，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？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，东南西北到处跑，好耍？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。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，想咋个就咋个，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。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。丈夫对她好，她对丈夫也很体贴。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，很满意，不后悔。我问养蜂人：她回去过没有？他说：回去过一次，一个人，他让她带了两大块钱，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，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。

一天，我没有看见女人，问养蜂人，她到哪里去了。养蜂人说：“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，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。”他有个大儿子，在北京工作，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。

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，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。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，买鞋，买饼干，买冰糖葫芦。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，她靠着被窝用钩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。她很爱这个孩子。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，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，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。这是一颗很善良，很美的。孩子叫她奶奶，奶奶笑了。

过了几天，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。过了两天，我去玉渊潭散步，养蜂人的棚子拆了，蜂箱集中在一起。等我散步回来，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，把棚柱、木板、煤炉、锅碗和蜂箱装好，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，卡车开走了。玉渊潭的槐花落了。

（摘自《人间草木》山东画报出版社）



□ 图片来自网络

（本文原载于《检察日报》）